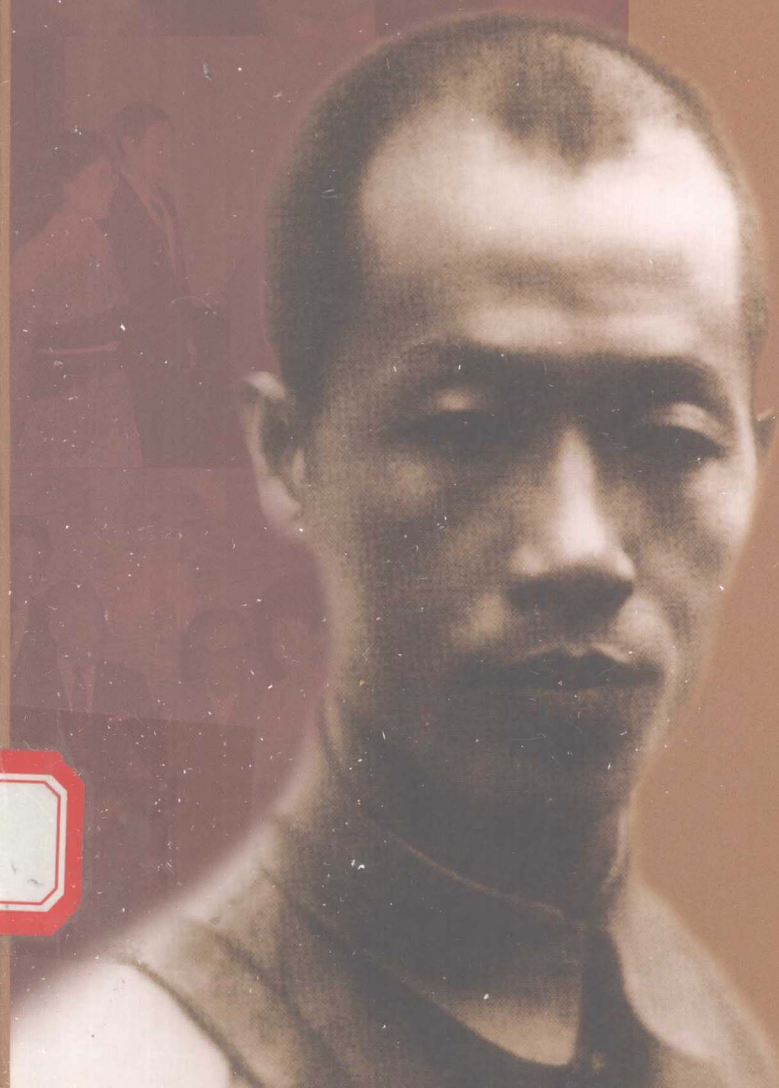



李汉魂将军

文集

(下)

主编 康普华
副主编 李焕兴 肖锦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汉魂将军文集

(下)

主编 康普华

副主编 李焕兴 肖锦先

目 录

日记散游卷	1
东游散记	1
南浔战后受主粤	25
履新职直面困局	30
夫唱妇随 救国记家	31
粤北争夺战	33
巡视战区济兵灾	34
香港沦陷济难侨	37
巡察西江兼省母	43
三子从军战缅滇	48
准备赴美疗耳及研察	49
万里之行从此始	51
同舟共乐	51
旧历除夕 初履新大陆	56
访游二埠	56
访问洛杉矶	59
欢迎 春茗 应接不暇	61
觅地迁居	62
入院割治左耳	64
住院忆述	64
六周养病记	66
迁居新寓	70
物色专家 勉作专题研究	71
初次在宅请客 友好迭函催归	72
开始作专题研究	73
参观西点军校	73
心随境转 历史终不可恃	74

初履英境观感及参观大英博物馆	76
冒雨游览挪威各地	78
漫游与水争存之荷兰	80
赴罗马名胜及威尼斯水城	84
巴黎览胜	88
瑞士国情	93
继续参观革命史迹 返纽约	94
读“做领袖之道”	96
美术馆内藏我国精品不少	97
入院割治右耳	100
十日住院记（自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	101
五周养病记（自二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三日）	102
游海德公园及罗斯福故乡	103
蒋主席当选大总统	105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106
游长岛	106
游爱迪生博物馆及绿场村	108
游温哥华	110
英领千里达巡礼	111
踏入甜国古巴之初步印象	113
临别寄殷拳	119
徐州讯恶急函处理京沪诸事	120
摒挡一切 准备勉跳火坑	120
国府迁穗 势在必行	121
两女期考 各报抡元	122
偷得一日之闲 实拜上帝之赐	123
参加华裔退伍军人会新职员就职典礼	123
对国步艰难未抱悲观 念友好国殇不胜悼念	124
荏苒一年 乏善足述 唯以“有恒、自强”勗祝	124
战事逆转 纓冠急难	125
订定力行公约及互助信条	126
侨胞祖饯 歉难遍赴	127
别矣纽约	129

经檀香山备悉国内概况·····	130
抵马尼拉 闻蒋退李代及和谈·····	131
继飞香港转广州·····	132
旧历元旦感喟多·····	133
庙堂内讧 研讨殷忧·····	134
孙院长告以授任琼崖行政长官·····	135
李代总统迭促赴京将以参军长相畀·····	136
遵总裁嘱赴台与辞修洽谈·····	137
经汕抵港转广州·····	139
发表参军长 琼崖改派陈济棠·····	139
过港转沪与叶恭绰及屈映光长谈·····	141
赴南京谒代总统较悉国内形势 并与白健生商谈时局·····	143
与翁文灏分别就文官长参军长职·····	143
孙内阁总辞 何奉命组阁·····	144
中共提和谈条件·····	145
未被列入“智囊团” 决定出长何内阁内政部·····	147
新阁名单发表 嗣则就职视事·····	148
居觉老赴溪口斡旋 为和议商讨对策·····	149
请何院长作“转移作战”主动 中央决拒共而准备迁粤·····	151
江阴要塞司令起事 共产党军队渡江·····	152
德公等飞杭与总裁会商全局 别矣南京 德公过桂小驻·····	153
抵粤分访高级有关人员·····	154
代总统提六项纪录由阎、朱、陈转报总裁·····	155
总裁函德公答覆六项要求·····	156
李代总统莅粤·····	157
代总统召集各省主席、议长会议·····	158
某方密组“特别委员会” 体恙住院检查·····	159
何内阁总辞职·····	160
居阁以一票之差流产·····	161
较苦恼的三个月（自六月初至八月底）·····	162
保卫华南计划 西北将领谈西北陷区近况·····	167
吴铁城约谈前访日、韩经过 罗翼群嗣亦投共产党·····	168
阎院长等赴渝 处置滇事·····	169

商讨保卫华南及统一指挥问题·····	170
奉派赴渝 慰问及赈济火灾·····	170
徐永昌电告绥局无望 居觉老抵穗坦诚教益·····	171
内哄警惕重演 外援期望更殷·····	172
总裁约谈 新疆陶峙岳起事·····	173
穗市问题解决 中国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75
韶关、衡阳已失 长男斌团长在平潭观音澳附近负伤·····	175
中枢决迁重庆 虚云和尚密劝早日渡海自保·····	176
德公在滇停留 健生往作长谈·····	178
美代办来访 与谈司徒大使及白皮书·····	178
美侨代表来渝 居觉老深夜惠临·····	179
分托何、高两次长负责部务 与周锦朝飞滇·····	179
中央迁成都 重庆失陷·····	181
张群脱险抵港 胡宗南处境艰危·····	182
亲友着手经营中国餐馆 顾少川、孔庸之分约叙餐·····	183
德公在医院割胃 予为友好谈述蒋、李不和之前因后果·····	184
演讲电函卷 ·····	186
“挂印封金”三电文·····	186
告广东各界同胞书·····	188
第一次全省行政会议开幕词·····	191
广东省参议会第三次大会开幕讲话·····	193
从政语范·····	195
新生活运动之要义·····	196
欢送从军青年大会演讲词·····	199
留别广东各界同胞书·····	200
三藩市中华会馆华侨欢迎宴演讲词·····	202
在三藩市中华总商会演讲词·····	203
全侨欢迎大会演讲词·····	205
在纽约电台对国内同胞广播词·····	206
在纽约侨团欢迎宴会上演讲词·····	208

诗歌散文卷	210
雪 仇	210
黄埔陆军小学第六期六十周年忆述	210
梦回枕上有啼痕（三首）	211
赠虚云法师	211
和诗八首	212
和品珊太夫子重游泮水原韵二律	214
和黎小松先生六十自寿（三首）	215
和胡公俊赠诗	215
题赠品珊太夫子六截句	216
抗战诗二首	216
赤壁感怀（六首）	217
题抗日殉职李辉南烈士	217
战地感怀	218
廿九春	218
步欧福畴七十初度	220
题广东儿教院校友会	220
春梦调寄《水调歌头》	221
飞鸟各投林	221
述怀	222
续《述怀》原韵	222
次邓伯秀川先生八句初度重逢花烛	223
寿学长陈芝馨之尊祖少白先生八句双寿重逢花烛	223
贺何彤先生寿诗	224
题南华寺二联	224
题李韶墓亭	224
祭母词	225
山明水秀话吴川	225
人杰地灵纪吴川	226
吴川状元林召棠	228
翰林陈兰彬	230
李氏先贤录	230

补修族谱序	237
双亲忆述	237
哭母文	240
毅慈医院铭文	241
重修丹霞山记	241
重修南华寺记	241
序岳武穆年谱	242
悼何彤先生	243
一九八五年岁阑短柬	246
附录	247
立德精忠报国 立言启迪后人——缅怀文武双全的李汉魂将军	林学斌 247
非常之功 天纵之德	吴川同乡会全体同人 250
领导广东省政府抗战七年的李汉魂主席	秦庆钧 251
人民不会忘记李汉魂的历史功绩	丁身尊 258
悼念李汉魂将军	林伟侑 260
陟彼岵兮 瞻望父兮——悼念父亲李汉魂	李 湏 263
李汉魂将军战功卓著（1895—1987年）	陈利克 廖新强 265
李汉魂与道教养生	黄锡安 274
后记	康普华 李焕兴 肖锦先 275

日记散游卷

东游散记

1928年4月15日（星期日）：予东游日记适今日开始，心中有无限感想。壮游虽极快意，不过到沪现只两日，便即匆匆东渡，人事固只略及，行李亦并未周，此固予性躁急之表现。不唯沪上空气恶劣，亟欲妥吸海风；且东渡医耳之志，怀之已久，不料今竟于匆遽中决心成行，亦足见前者之稽时自误。盖世事终无了日，放下即自了之，营营碌碌，身死亦未心休，确为谁来！诚百思不得其解也。

昨与朱步云兄长谈，彼于四军固多遗憾，对予则维系甚殷。回寓时间稍晚，连写十余封函分寄各友，并摒挡一切，至夜11时许方就寝。晨6时即起，未几，而黄伯舆、韩屏夷及梁伯涵君等亦先后到达；7时30分则同送予登上海丸，以不许送客上船，当即在码头握别。独行虽觉寡侣，心神却亦泰然；而此行幸得梁君妥为照料一切，故虽初次东行，并且言文不懂，却亦尚觉妥适也。

日人自办上海丸、长崎丸两艘专船，往来上海、长崎、神户之间。予所乘者为上海丸，约1万吨，船位尚好。予所住为头等房，票价78元，与年六十许之李明聪同房，并有留学东京农科大学之孙仲麟住三等房，而多有照料，所惜彼此俱不懂话，则亦感不便耳。

上午9时开船，岸上送客者百余人，竟以红绿等色纸条与行者各执一端，随风飘展，甚是美观，唯柳丝既系不住游骢，纸条又岂牵得住海舶？人生别多聚少，亦只目断天涯耳！自顾一身作客，举目无亲，却又别有怅触也。

12时赴餐室午餐，西餐尚可适口，适与浙人卢君同席，颇至殷勤。彼为一大商家，神户、东京等处俱有生意，内地各埠亦然，并曾数到广东，与之批评国事，颇中肯要，对此公道言论，则亦更足参考也。

下午2时以后，稍有风浪，当即就床而卧，并根据以往经验，晚餐亦为停进，入夜船身播荡更甚。所幸船位佳，空气好，头虽晕眩，尚无吐呕。侍者初虽招待不好，嗣与同房李君以每人日送小账5元；此后则金钱万能，面目亦为之一变矣。

16日（星期一）：拥被静卧至上午8时许，风浪稍定，当即起而盥漱，并略进咖啡、面包，精神为之一振。12时船抵长崎，予于晕眩之余，午餐不进，并偕同孙君登陆发电

往神户给黄琪翔兄，请届时派人接船；电计三十余字，只收费 50 钱，价亦廉甚。嗣则顺同往购内衣裤及牙刷等件，并游行街市。

长崎为傍海之一埠，地不甚大，房屋亦甚矮小，几为全属日式；有电车，交通颇便，旅此的中国人凡三百余。予以今日尚未进食，且大餐不甚适口，乃邀同孙君往找广东料理小食；但菜多腥味，亦难下咽，店东为日本人，而雇一广西桂平人黄某司厨，余俱日式。下女招待甚殷，唯俗气中人欲呕，亦足一瞻风俗也。

此间之钟较上海时间早 1 小时，予 4 时回船洗澡，5 时复开船，当亦略进晚餐乃就寝。夜来风浪虽不似昨夜之大，但身体则亦感不适。

仲麟为一极有心人，现肄业于东京农大，此行系伴其祖父赴沪调查学务；此次彼此笔谈，甚为欣慰，并得悉台、日一切状况，亦海外一良伴也。晚上则又从同室李君意，再赏侍者 3 元，招待亦更为周到。

17 日（星期二）：早起精神甚佳，当即进早餐，并补记日记；盖现时船抵内海，傍山而行，既无风浪动摇，而遥望诸山岭，葱郁可爱。盖非植林，即植农作物，绝无旷土，回异我国之每多童山濯濯也。沿海帆船甚多，想系捕鱼所用。

下午 2 时 20 分船抵神户，琪兄已遣邱引之兄及得人和号陈君来迎，当即乘自动车迳入琪兄所寓之潘直我先生住宅。广州乱后相见，为之对泣无言；琪兄固别有隐痛，即予亦不知从何说起也。琪兄初本惋惜予此行太过孟浪，嗣经详述经过及委屈，则亦表同感！

5 时琪兄偕同出游，并赴广东楼料理晚餐；熊略（号公续，前在陆军小学任职，同学辈均以师称）师及籟生兄亦到，同座七八人，余系得人和号伙伴，殷勤问讯，饮啖甚欢，予亦为之同尽数觥，以解去国怀乡之感。餐毕则偕往跳舞场，各友俱热烈参加，蝴蝶双双，煞是好看；予为门外汉，只有束手作壁上观耳。闻此埠舞场有八，是晚所历者二间，每间舞女约十人，每毫半洋，可跳一次，价廉味厚，宜乎好事者趋之若鹜矣。参加之人，各国皆有，西人则以水兵为多，一般狂态，诚足令人笑倒；顿忆古说所谓“妖精打架”及西游记的“蜘蛛精”者，此颇相近，虽曰消遣闲情，而壮志之消磨于此中者，当亦难于估计。予曾举以规劝琪兄，彼则慨谓抑郁过甚，非此无以自遣也。

神户为日本六大都会中之一，规模颇为宏壮。交通设备，亦甚完美；每次乘电车只收五仙，不计远近，并可随时转车；自动则随街兜客，上车以五毫计，嗣则按程照表所指示数目给价，既廉且便。至街市方面，则以“元町”最为巨观；盖每店门口俱分列电灯十余盏，望之有若火城；此时并以樱花点缀，更加美丽。各店每多和式，虽规模不大，而货物充满，非若我国之徒讲门面而少践实质也。

18 日（星期三）：早起后同潘直我先生及各友往浴室洗澡，大家赤条条地同浸于池十分钟，嗣即离池盥漱，颇为畅适；盖池上只有浸身，初来甚感不惯。闻有些地方男女同一池，大温泉则男女每更忘形矣。

浴后返宅进早餐，并由邱君导游公园；虽非十分伟丽，而规模具备，并甚为整洁。盖日本人做事大都脚踏实地，因陋就简，嗣乃逐渐加以充实改良，绝无虎头蛇尾之弊，甚足为我们取法。又此公园系在一小山之上，中有神社，男女之顶礼者甚多；足见彼邦之神权尚大，唯只有送赛钱，而不烧线香点烛，则亦一良好经济之法也。

嗣返得人和午餐，该号在荣町三、九番地，创自潘直我先生。彼原籍大埔，初来此间读书，以经费缺乏，转而从商，十数年间，创业至百余万元。现该号以办出入口货为业，每年约盈余40万元，店中伙伴月薪一二百元不等，年终花红则每人可得一千至五千元。盖日本商场习惯，每逢中元节岁暮，均随该公司之盈亏而发给各职员赏金，与中国公司所发红利，有些不同；其赚多者赏给，常多至每月薪水之五六倍，其折本者，则亦发双薪也。潘先生人甚爽脱，绝无市廛气象，友谊尤很诚笃；迭作畅谈，据云营业虽日有进展，而精神亦益增痛苦。盖每受外力之刺激，即令坐拥多金，却亦不知作何用处也！彼衷若是，亦宜关注及之。

神户有“殖民预备馆”一间，规模甚大，予特往参观。馆内多仿照船式装置及管理，盖日本每年增加人口约七十万，人数过剩，地方不足，故以政府力量奖励移民。比如有人欲往外国，则先入该馆练习航海旅行及业务等一切常识，并告以目的地之种种必要事项，然后首途；所有需要费用，俱由政府供给，到达后更代为介绍职业。故人人俱各尽所能，以畅其生活；且移民所到之处，亦其政治经济力量所及之处，以视我国之“猪仔”制度，真天渊矣。

市内学校林立，即一寻常小学校，亦在两三千人；其内容虽未能悉，唯自外望见其活泼热烈状况，则亦略可窥悉一斑。窃念教育为百年大计，实国家一切力量的源泉；反观我国此业如何，则亦觉心之忧矣。

予既决定本夜乘火车同熊师及籁生兄赴东京，午膳后当即妥为准备；并承琪兄偕同往游有名的摩耶山。山势颇高，系用铜线火车盘旋而上，其陡势则过于香港之太平山，俯瞰可遍全市；时适樱花盛开，游人如市，风景尤为佳绝；琪兄为予摄数影，以留纪念。彼邦人士好游山水，每多联群结队，各团体并有特别标志，以资认识；履声历乱，人影幢幢，亦足见彼活泼好勇的天性也。山上有所谓天幕村，盖夏天张幕于此，以备游人之憩宿者；现虽撤幕，基地犹存，亦可谓善于领略天然美矣。山上有神庙，夹道电灯甚多，俱写有“某人献灯”字样；亦可见其香火之盛，只以时将及晚，未及详观。

晚餐后，琪兄及直我诸位偕往送车，大家俱有依依不舍之慨，特以琪兄及予为然；所幸有熊师及籁生兄为予做伴。已而汽笛一声，各致珍重，遂于暮色苍茫中火车迳驰向东京道上。予所乘者为二等位，票价十六元余，座位甚佳，殆过于吾国之头等；至秩序之整肃及招待之周到，则更过之。予以匆匆成行，未及订购寝台，开车后则以三元购一空位；南柯一梦，殊胜于坐以待旦也。

19日（星期四）：黄粱一觉晓，日经已穿窗，当即与续、籓两伴赴餐车进早餐。已而车抵东京驿，罗翼群、李蔚然、李任希君等及其夫人并熊师之女公子载英已先到站欢迎，熊师当即予一一介绍；盖蔚然兄学名李睿，为陆小前两期同学，曾有过从，至中国国民党先进而现充留东学生经理处主任，罗翼群及其秘书李璞（号任希），则尚为初叙也。旋乘车迳至罗主任处进餐，稍谈后，并到任希君之南阳寓所一行；彼处只夫妇二人，尚有余屋可以下榻，熊师力劝予到此同住，每日前往医院诊治，并顺为练习日文，自当乐得相陪及襄助，彼俩表示甚为恳切，予则倾向亦殷！不过尚待往晤张向华兄及到医院诊察后，乃能确定耳。窃念此次只身飘零海外，言语又适不通，艰困在所难免；所幸到处俱有友人热诚招待，为予照料亦殷，即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矣。

在任希处稍坐后，原拟往访向兄；唯罗、李诸君子邀即赴小金井赏览樱花，谊不能却，当与偕行。先乘车到武藏野境，即下车步行，夹道俱是樱树，花虽多谢，游客尚仍络绎不绝，并多化装狂醉，男女互相戏谑，旁似无人；据云当樱花盛开时期，则更不胜挤拥，警察亦不加禁止。盖一年一度樱花节，尽可尽地快乐，大有举国若狂之势；值此时期，中国妇女恐遇醉汉非礼，每多避免参加，本日则女眷俱有同行，所幸游人无多，尚无任何枝节也。

由武藏以至小金井，计电车三站，凡十余里，弥望皆为樱树。以时间所限，只游观一站，即返日华学舍，访晤参观团冯其平君，并顺为查询耳科医生事；嗣由该处日干事写信介绍大野医生。据云殆东京耳医之最好者，当拟迟日试往诊视。

5时同熊师、蔚然往葵 Hotel 访张向华兄，始悉今早已同冯少田师及李澄之兄往横滨，其地距此约 60 里，即电车 1 小时；嗣则辗转找寻，始能会及。彼等见予突然前来，颇为惊讶；嗣详为陈述，则同深慨叹，而对予亦甚同情。

是晚，熊、蔚二人先返，予即与向兄等下榻于同一旅馆，迭作长谈至 2 时许。向兄垂念同袍旧侣，甚为恳切，欲亟返支持。不过各方既无表示，亦不宜迳为行动；当即决于明日由澄之先期返国，体察时局，擅自进行，俾免失此时机使以后更难共济也。

20日（星期五）：早起向兄偕往金陵酒楼为澄之饯行。该楼为粤人所开，食物甚好。膳毕回寓写信托澄之带回分致步云、育群兄等，表示一切。澄之系朗如别号，早数期军校同学，主办陈李济大药店，并常佐助向兄，对粤局及中央每多联络；此回公私俱感甚好，于赴船送行后，向兄留谈至午后 5 时，再往金陵酒楼进餐，乃同熊师乘车返东京。

夜 9 时许车抵阿佐谷，冒雨而行，路亦不熟，稍有稽时，乃抵任希住宅南阳寓，熊师再赴其女载英处；予感任希伉俪关怀殷切，而该寓一切俱好，本夜既经留宿，当亦决作久居计矣。

21日（星期六）：向兄既经叙及，住所与导助人员亦为妥定，嗣当专心治耳，并顺为研习日语、英文，俾期得有后果。以查悉庆应大学医学院设备治疗俱甚完美，当即偕同任

希前往诊治；嗣于检查结果，认为耳膜凹陷及气管闭塞，须用通气法经常治疗，乃能有效。查此法予前曾治过，但以时间甚少，未能收效；兹承检示，嗣宜勉作遵从，以瞻后效。不过素望治疗及收效准确，而此法终嫌太简，并亦未悉是否有效；仍拟再找几间医院或名医看过，然后决定究从何处就医，俾免稽时自误也。

是晚翼群伉俪请食饭，其一幼龄6岁子祝年亦有参加，并偕同往看日本人所表演之戏剧。7时开演，第一出“威廉故事”，第二出“欧战时之一幕”，俱系描写帝皇及资本家的心理与罪恶，而为社会主义的宣传；又戏单中则满纸攻击当时日本政府之语，如在我国，则不免封院拿人，又兴党狱矣。因此更加佩服彼邦政府之尊重言论；亦足规知社会党人之所先务——宣传，并多方研习进行之方法及次序也。剧中表情颇佳，惜予不晓日语，只有意会耳。

10时许即退出，先事街头散步，并顺到银座饮茶，座中茶客与各下女任意笑谑，并随时动手，旁若无人；以视我国饮客之对女招待，则尤过之。彼此究竟孰愈，一时未及批评。

22日（星期日）：今为星期日，天又下雨，气候颇寒，仍应翼群兄约，往其寓所，与熊师及蔚然等长谈；嗣以各友力邀凑打麻雀，当亦勉尽八圈；自忆不弹此调者，业已3年矣。昨日下午，以新宿区素称繁盛，而任希又适有暇，当即同往一游。街上各店，固甚可观，以其赌场及酒吧更为显著，特为进入参观。并先进一间麻雀俱乐部，则排列十余方桌，甚为清洁；每桌凑足4人，大半业经入局。每天则自上午10时至夜12时，其赌法则大略与我国相同；不过中国只以四番为满和，而彼则直到八番。至抽税方面，则以时间计，而不似中国之迳计四风几次；又此馆只见男人，尚无男女混杂，而一般仍作为娱乐性质也。

本日此间天气殆似吾粤省城十一、十二月，特以雨时更冷，予起床时已觉鼻未畅，继而打牌八圈后，复作漫游，头便稍觉微痛，始悟调摄不可不慎，当即辞返静息。

23日（星期一）：夜寝尚佳，早膳后以日前既由其干事函介大野医生，而调查亦甚推许，当与任希往有乐町大野医院找大野医生检查耳部；彼亦甚为细心，断案则与庆应医院略同。据云此病难于速愈，不治则亦有加重，自宜常来料理；当即代打空气，以手术欠佳，微痛，并有一些血出。

回寓午餐后，熊师及翼群偕往游上野公园，以该处适有七年一次国产博览会，甚欲前往参观也。1时许到达，当即购票入场，先往巡视大礼纪念馆；盖昭和虽已即位3年，但以丧服未除，须今年11月乃正式登极，故先陈设模型以供众览。其中关于一切仪式及御用物品，陈设甚多，令人想见帝王庄严气象；又有亲耕式，是则依袭我国之古制也。

上野公园甚为伟大，博览会则占其一部，内分第一、第二两会场：第一会场系陈列本国出品，以县为单位，分为若干馆；第二会场则分为桦太、台湾、朝鲜及北海道等馆，并有国防馆、机械馆等。五光十色，记不胜记；特以文部省所陈列之学校出品，与机械馆陈

列之种种机器，尤为大观。惜为时间所限，且学非专门，亦只走马观花，略为浏览一过耳。

所有陈列各品，几于无物不精，并咸有艺术的色彩。窃念彼邦新兴不过数十年，而物质文明已有如此进步；自顾号称文明古国，则弥堪愧憾矣！因时间已晚，国防馆未及参观；至音乐台演艺台及新天地等，则亦俱未看过。只到朝鲜馆饮杯莲心茶（清茶一杯，糍两个，实以莲蓉，颇佳）。便同到日华学会访籟生君，并偕往日本馆食牛肉窝；虽尚可口，唯大葱及白油之味太重，生鱼则更觉不适于胃口矣。熊师本拟今晚赴神户，嗣以时间不及，并未预约寝台，故又多留一日。

24日（星期二）：早餐后与任希往日本大学医院看耳，据医生云，系神经衰弱病，殊不易好，乃取一星期的内服药而返；窃念近来业已诊验三处，而断症各有不同，亦足见医术尚无标准！当决于每日赴庆应大学施空气疗法，而每星期则到日本大学取内服药。

上野博览会最重要部分——国防馆，以昨晚时间不够，不欲略为视及，决于今日再去；当于午后与熊、罗诸友，再为热诚前往。该馆陈列，大概分为海、陆、空三部分，所有新旧武器，搜罗甚广，观其进步状况，自问殊堪惭愧，又关于经理、卫生、通信及给养各种器材，亦色色具备。即如被服一项，自养羊、织布以至成衣、保管等，莫不精详尽致，并立为图说，示以标本，使人一目了然，各能分途效力。盖彼邦之被服厂一切原料，俱由自己经营，非若我国之多靠外货也。彼对于毒瓦斯一项之制造、使用、效能及预防等，说之尤为详尽；并多警告国人，唤起注意，则更居安思危，虑患也深。又陈列所中有一个大肚佛牵引各国之小孩围圈竞走；内有一中国小孩独作奄奄睡状，是写实耶？抑欺侮我耶？亦宜自反自警矣！

最后购票进入新天地表演场，其可略记者：（1）一日人献跳跃倒立等术，身轻似燕；又于走钢线时，左手持一梯斜立于钢线上，右手持一雨伞，以足踏上，可称绝技。（2）两个中国玩碟，甚佳。（3）一虾蟆说话，能猜中座中人的物件；如表之几分钟亦知，而不得其解。（4）大龙卷及人间制造两幕；则俱应用光学，使人形变幻，时隐时现，亦甚有趣，并可唤起科学的研究兴味。

自两次纵观该馆后，触目惊心，顿觉我国与彼相差尚远；且年来猛于私斗，而阅墙圣手睥睨一世者，大不乏人，即予前亦自谓可以对外一战。孰知一加外出考察，则本身实纸老虎之不如；倘一旦国际风云，兵戎相见，则虽属国大人多，亦恐不免宰割由人矣。且馆中多属公开陈列，其秘密者，当属不少。览后一谈，每不胜感惕；并信叫嚣绝无办法，而根本着手，则尤在分途努力，鼓励科学的追求也。

5时半游览既毕，即驱车赴会升楼晚餐，并为熊师饯行；彼与张向华兄约在神户会叙。日前向兄亦力嘱予同往，但以医耳心切，未及偕行，托为代达。会升楼为粤人所开之中国餐馆，价甚贵，菜亦欠佳，并为迫于时间，匆匆膳毕，即联袂赴东京驿；该站人甚拥挤，总以送客者多，吾等客中送客，彼此各有感想。窃念天地本一大逆旅，人生有若漂萍；只

有送往迎来，乍离乍会，便了却人生数十寒暑矣。熊师素殷抱负，握别仍盼后会有缘！

25日（星期三）：到庆应大学看耳，医生云：左耳膜近日红肿，系由鼻塞而空气由耳外出所致，嗣宜留意；本日不能通气，只塞以纱布，嘱后日再来，当即返宅，以到东京修经6日，因游览访友及看病，早出夜回，日无暇处，致各亲友的信每多未写，本日下午始能择写数封，甚望以后不多搁也。

日语多不懂，极感不便，任希伉俪乐为教授，予亦决心研习；不过时间及精神究许可否，仍一疑问，只有随缘自勉。本晚同任希往浴堂洗澡，甚为方便；但入夜人多，而水亦较浊，此后当于每日午后一二时前往，当亦有益于身体及精神也。

26日（星期四）：本日与罗翼群兄特约往游日比谷公园及明治神宫，当不往看病；于上午在寓稍为写信后，即与同往。日比谷公园规模虽无上野公园之大，唯树木葱郁，满目繁花，遍望皆作杜鹃红，甚为壮丽；中有音乐台，规模甚大，座位足容五六千人。又陈列有得自俄国之战利品二三零要塞炮一尊，盖俄人据守旅顺时，该炮曾给日兵大损害，故胜后特加陈列也。

嗣由公园前往参观“明治神宫”。该宫本于每年一月之一至三日开放；而春秋大祭，游览亦较方便，此次则先期预约，而亦可及时进览。窃念“明治维新”，素为世所称赞；盖在位45年，内修政治、外拓疆土，驾崩后，朝野集资建此神宫，于其长孙继任之大正九年完成。车抵入口，只可步进，古木参天，浓荫夹道，景色异常优美；迭经三个“鸟居”，便进入“神宫”。其“外拜殿”既属雕梁画栋，而“内拜殿”则更为壮丽；拱圆并全由本料造成，而出自该国艺术专家杰作也。

至“明治神宫本殿”，则号称东京圣地，甚为庄严整肃，以木棚外围，不许军民人等擅进，只当遥企望之。此外则有“弘心亭”，是明治天皇及其长孙大正生前常临之地，张挂御书手笔，俾备拜观；其北则有“宝物殿”，陈列明治御祭衣冠，爱读书籍，与出外仪仗御车等。而当时名相伊藤博文草拟的宪法，天皇乘坐之六马御辇，均有所保存，则亦更堪注念矣。

时将傍晚，当由宫城步行至东京驿，沿途大建筑物颇多；嗣则乘车往游三越吴服店，店高八层，百货具备，恍若广州之先施、大新公司。当即购些适用物品，并与翼兄就食日人所开之日常膳食，乃返寓宅。

27日（星期五）：上午往庆应医院复诊左耳，肿仍未消，不能打气，医嘱明日再来；似此稽延时日，当亦勉为支持。返宅复自往浴堂洗澡，人少水清，非常畅快；以后决每日一来，非有要务，亦不改也。

予对日皇明治甚为钦佩，昨览神宫景象，亦为稍慰旅衷；唯尚有“明治神宫外苑”及“明治纪念馆”，以稍有距离，未曾顺及。当与翼群兄约于午餐后前往一游，并乘东京都电车迳赴信浓町外苑，旋到达；而沿途及其附近则体育场、游泳场、竞赛场及各种球场，对

运动既殷锻炼，创造人才亦多。纪念馆则由外苑更西北进，地方甚大；明治及其太后每喜亲临，薨后日人追慕遗德，设计扩建，该馆于大正十五年全部完成。全部庄严优美，殆为明治当年朝仪的缩影，而外客之莅临参观者亦多。

28日（星期六）：往医院看耳，左耳膜仍红肿未消，不能打气；予意欲入院住数日，俾主任医生详细检查，妥为疗治。盖予自抵该院诊治后，只初次系主任医生，嗣则俱系交由助手处理；窃恐未能准确，故欲住院，俾主任迳为治理也。但彼仍力言不必住院，并云此不算什么病，可不必常来治疗；询以何时可愈，却又未敢断定。似此尚无把握，当亦更堪挂念矣。

下午接琪翔兄信，藉悉已决作欧洲之游，并望予能同往；所惜现仍决心在此治耳，未及追随。又接向华兄函，则仍以静心治耳为嘱，并望顺为研究政治、经济；至经费方面，如有需要，当可接济，厚谊俱甚难得；倘以后尚无进步及建树，则无以对其盼我之殷矣。

29日（星期日）：本日为日本“天长节”，李蔚然、叶苍（荫寰）君来邀往原宿参观昭和天皇大阅，当即偕同翼群前往。至则人山人海，且警察警戒甚严，辞色不可向迳，只有翘首立候于天皇经路之侧，藉以瞻其仪节。不过警察屡来压逼，亦增苦闷；未几乘舆抵达，卫以骑兵大队，俱持附以小旗的樱枪，前后拥护，甚为壮观。天皇乘隆壮马车，其后并继以六辆续载王公大臣；至沙土则遍撒沿途地上，警蹕森严，一如我国专制时期之王者气象；又阅兵时彼国人民俱不能接近参观。回忆前在武汉举行的人民阅兵仪式，固足令人心然向往，窃恐却亦未获普遍支持矣。大队既已通过，吾等顺为步行进入禁苑之地。除广大清洁之马路外，其中隙地则俱植树木及一些花草，绝无宫署及民居，亦可想见其坚静华美也。游人只能进至“御道桥”边，内城则环以御沟，墙由石造，虽不高而甚为长厚，其门紧闭，警察在其外，近卫军在其内，其中则宫殿翼然；此种庄严气象，则与美京白宫之宽雄壮丽，却又回不相侔矣。

往青年会找林梅阁不遇。该会为华人组织，本日适开会反对日本出兵侵犯中国；此际日警林立，出入均须检查，予手携土的，亦不能带入，当即退返。嗣悉开会结果，极为激昂，此次五六十人，以黄埔及士官学生较多，并以半数巡行示威，沿途叫口号派传单，卒被警察拘去；其余一半则在外另行活动，此亦甚为难得而可佩！但另有一部分则已退学返国，此则尚非予所赞同也。

30日（星期一）：往庆应医院看耳，左耳仍红肿未消，不能打气，只有取回药品，似此迁延时日，殊堪苦闷！当即定做和衣二件，俾备常穿较为方便，非有必要，则西装亦可暂为置之也。

午后林梅阁及廉江黄锦、茂名杨英来访，梅阁为立群之弟，现在士官学校肄业，彼此有若家人；黄、杨俱系高属同乡，谈叙甚为欢洽。藉悉昨警察拘去之学生，被殴甚重，现尚有10人未释，同殷愤慨！又谈及此次日本出兵，妨碍于北伐甚大；如彼第一次之助张

作霖灭郭松龄，第二次之挫我北伐军于临城，即其先例。故对彼此次出兵，实值得我等十分关注；不过已成事实，空言无补，所望国内当局破除成见，认真团结起来，庶内隙不生，则外侮难逞。而青年外出学子更宜力求学术之增进，庶于将来有济耳；谈至4时许乃握别。

5月1日（星期二）：任希本日有事，予自往医院就诊，亦无感觉困难；而症无变化，只有换药而返。嗣则按时研习日方；但近来脑力太差，记忆不易，唯持之以恒，庶期有济耳。

复向华兄函，至感关怀厚谊；并申明嗣当专诚医耳，而对于经济、政治及日语，亦为留意及之。至旅费方面，则尚可自持，希释殷注，甚望中央采纳卓见有期，俾四军终能进展也。

梅阁来函，殷殷以谢绝打牌，减少外出、静心疗养为嘱，至足纫感；除外出游览，可以舒畅精神，仍宜适度实行外；至打牌方面，则自任团长后，业经戒绝，近以友情难却，稍有参加，确于精神有损，嗣当婉为却之。又接林友松信，以此行之用意及以后之方针为问；徒乱人意，亦不急于作复。

2日（星期三）：天雨气寒，早餐后与任希冒雨赴医院，据医生云：红肿已渐退，若耳病初起，则肿消后即打空气，便可渐愈；但病症过久，甚难速愈，本日仍换药，俟下次来诊方施通空气手术。计来庆应治疗，已经10次，不特尚无进步，而红肿亦出意外，殊堪发闷；唯既已决心疗治，亦殆听之耳！

日本报载南军已进占济南，纪律尚好，殊堪欣慰。似此则北京当亦不成问题，北伐自可告一段落。本党倘能和衷共济，从事统一建设，则政治不难渐上正轨，自可完成革命，与民休息。所惜暗礁潜伏，人各自谋，窃恐共同的目标一失，又群趋于攘夺地盘，扩张个人势力，则结果不免徒滋纷扰耳！杞人之忧，甚望隐怀之不中也。

闻翼群兄云：据古湘芹老同志说，此次北伐作战，以第四军成绩最优，济宁一役，将孙传芳主力完全击破，缴枪万余，实为革命全军之冠；似此则本军前途，甚有希望！但若向兄不回，窃恐终无是处。本晚特函向兄，主张迅即自动返沪，多方设法主持，俾免敌方又施其第二次软化计划也。

3日（星期四）：以在庆应医院治疗旬日，耳恙固无结果，而健康亦有问题；本日以翼群及其夫人因日友之介绍，伴到御茶之水筑医院找筑博士检验身体。盖该博士为日本最有名之内科医生，即内庭亦常召用，此次检查内部，甚为细密；结果断定予内脏无病，但患神经衰弱，当即给药内服，并代为介绍耳科博士菊池纯一，定期明日往诊，殆极小心恳挚也。

返寓后与任希前往洗澡，而日来头脑每觉昏眩，大有欲睡概况，学习日文、德文更难记忆；念及此数年来无睡不梦，且精神太过紧张，神经衰弱，自所不免。而此症甚不易治，